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

宋　王伯大　重編

律詩凡八十首諸本作七十九首方從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李遜也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晝星摇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肅孫曰謂禁掖後漢張奐率五營士圍竇武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寛屬郡部或作戰馬隔隣疆縱獵雷

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胡典切樊曰羊祜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首客花豔大堤倡韓曰宋隨王誕為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貌花豔驚郎目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席夔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韓曰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稱西掖孫曰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間綾衾夜直頻孫曰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直宿直也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深通苑急柳色壓城勻

綸綍謀猷盛方云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謀為是但謨古字作惎李涪刊誤曰舊作嘉謨今作嘉謀猶沈浮二音通也丹青步武親芳菲含斧藻孫曰文餘也楊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樊曰謝眺中書省詩紅藥當堦翻紅藥芍藥也席八為舍人故公有此句巡池詠白蘋孫曰柳渾為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詩意以席比柳渾也多情懷酒伴懷或作怯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作市吹竽久混真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 闕

遊太平公主山莊

諸本無此題方從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别出此題云見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闉押或作壓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屬人少或作處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方作歸將非是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作漫榆

莢衹能隨柳絮等閒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方云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

帳虛中禁虛或作空玄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

飛終不反劒化會相從張華延平津事補注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瀆也樊

曰莊憲後顯宗崩公故云謂近乎黷非也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報曉或作曉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翣所甲切韓曰王后輦車有翣羽葢所以禦風塵

登秋殿容衣入夜臺孫曰容衣喪服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容衣葢謂此韓曰選陸士衡挽歌送子長夜臺夜臺謂闕墓雲隨仙馭

遠風助聖情哀助方作動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音產與匳同鏡奩也孫曰漢明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一暫開

廣宣上人頻見過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慚朝士無

裨補(慚方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㥲前有幾堆

閒遊二首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閒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方云少陵詩潜龍故起雲沙上燕子故來頻皆用此字)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句(到或作至經或作無)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烏鳴訝客(烏或作鷽)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奚

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笋（侯喜）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方云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忌膳飲偶坐變朝昏帶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温得時方張王（方云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萄詩皆用

張王字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根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方作世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搶蘭蓀音孫香草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較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客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方云盤飧寘璧左氏語穰穰疑翻地森森競塞門戈

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揀料或作聊方云料音聊量也張湛列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我或作意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他昆切日或作欲方云楚詞九嘆日暾暾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

過鴻溝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方云張賈時自兵侍為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宣武節度韓弘為司徒馳書謂已持書往謁弘也丞相謂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走馬迎謂已走馬迎度也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通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總時副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或無奉字

旗穿曉日雲霞雜方雲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从諸本山倚秋空劒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郾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郾音偃郾城縣在許州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閣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

城上赤雲呈勝氣蔡未平數月前吳武陵自峽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顛倒少須黃白氣從西北出盤蜿相交告公曰今西北王師所在黃白喜氣也敗氣爲賊賊必亡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

酬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總為留後

為文無出相如右謀師難居郤縠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

自趂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郾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𩣺捁李二十八馮十七𩣺下或有驛字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趂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

諸本硤作峽方云今陝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髙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勲過連昌宫

或作李二十八司勲無過字○樊曰連昌宫按志髙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宫辭大槩亦詠明皇帝

夾道踈槐出老根髙甍巨桷壓山原宫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張賈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扇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韓弘

峯本無此篇關下或有頭字一本在雨中寄張籍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

一持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去年秋露下羇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賜途中重拜云云愈因和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

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

長慚典午非材職或作識得就閒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

侯家林館勝偶得入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羽

沈知食駛或作快或作駃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

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

厭親刑柄時為刑部侍郎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為一義坐親刑柄來

弄釣車為一説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為對亦自親切又況坐厭乃常用之語韋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從誤本更為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澁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名不得倒吾缾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頋方云廣信晁氏舊藏印本能作挍亦作液一云山谷所定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剥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絶暮禽猶堪持改火樊曰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遥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峰不敢眠峰或作冬方從唐本云華岳有三峰唐人守華者皆謂之三峰守葢公西

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据又三峰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

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

諸本黃作囊方云何遜詩金粟裏搔頭蜀人史彦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間花鈿也又沈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

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祖席　前字

此詩公自題其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舊注云以王涯從袁州刺史而作方云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落橋邊出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得字

祖席落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終願早迴船方云陽本作南洪本作陽云用汲黯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羇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送鄭尚書赴南海

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廣州有番禺縣）軍府盛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韓曰南部新書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則知有龍或引出但鰕魚而已）上日馬人來（韓曰後漢馬援討尋邑蠻以不能還者數十人留于象林南援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為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風靜鷓鴣（祝曰海鳥見左傳及國語）去官廉蚌蛤迴（樊曰後漢孟嘗合浦還珠事）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西海中斜袤二千餘里國史補云師

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云云

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方云漢傳尉佗自稱南越武王

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荅道士寄樹雞樹雞木耳大者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韓曰茅居傳玄史之洞六十三所第八句曲山之洞曰金壇華陽之天

直割乖龍左耳來取譬也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藍關即秦之嶢關在今藍田縣湘字北渚筆墨問録云公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

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方作豈於朽方作暮惜方作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擁方作擁○今按方本此詩於暮計擁四字皆不如諸本之勝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樊曰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江商山之顏譬人之額也）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水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别酬以

絕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絕句字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朝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那或作安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松或作船牀或作林暫拳一

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頭或作顧約或作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無端公字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來往再逢梅柳新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時也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韓曰陳後主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孔奐曰總文華之人太子何藉於此自歎虞翻骨相屯樊曰虞翻仕吳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孫權不說坐徙丹陽涇縣後又徙交州嘗云自恨踈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翻字仲翔以諭已也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欵行人諸本爭作催欵作感方從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此詩小宋疑感字誤大宋初不以為然後得善本始信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酧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酧之方云題語凡四易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

憑高試迴首（試迴方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方本非是）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風江

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方云蕭蕭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肅友善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廬山令猶有蕭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韓曰蔡中郎邕女名琰字文姬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曹操痛邕無嗣以金贖之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書籍猶能記憶否曰昔亡父賜書四千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有女能傳業伯道樊曰鄧收字伯道為河南太守永嘉末以石勒之亂負妻而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恐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乃棄其兒而逃曰幸而得

存後當有子過江仕終尚書右僕射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録作無人可主家偶到匡山即廬山蕭郎中名存字伯誠穎士之子與公凡會厚善公自少為存所知及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存諸子前死有一女為尼公為紀其家西林即江州廬山寺也曾住處幾行哀淚落煙霞方云因話録作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為循方從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六字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澹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為工部尚書

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為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云又不可曉疑袁州字當在貶字上或注在所字下循州之辨則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通隨又作復當考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作尋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路或作道

寄隨州周員外 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 蜀本楊作陽方云公與陸長源孟叔度○顧楊疑及周君巢同為董晉幕客故 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 孫曰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 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 孫曰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濁水汙泥公以自喻清路塵以喻逢吉也 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

耳熱（樊曰楊惲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何辭數爵頻銀燭未銷牕送曙（銷或作終或作殘牕或作雞）金釵半醉座添春（醉或作墜許彥周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又云金釵半醉座添春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閒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方從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遶墳不暇號三帀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或作酬張祕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着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騎去或作去騎方云裴詩有他日著

鞭能顧我之語故公云耳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或作侍郎無歸使字方從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趍朝半道有詔還之勑遷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半路方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關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方本非是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諸本無奉和及鄆州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祇或作祓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句音劬樊曰須句韓之東平也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東平

仍還少昊司韓曰秋帝少昊蓐主刑而總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補注石林詩話張文潛常與蔡天啓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虫秋皆集中第一

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諸本無十八字方从唐本云白居易馮宿也第三閣老楊于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注本第三作三第云澄本如此然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

為第四廳舍人疑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遊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次第又如何耳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流云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見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或無早字方云公使鎮州吳刑以駕部郎中副行

卽卽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喜禾處風存蟋蟀辭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或作壽陽驛題絕句方云蜀本亦注夕次字

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别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揺弄或作撼只或作祇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或作同張水部籍遊曲江寄云云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力董切竹器也擎初到或作重或作出色映銀盤瀉未停映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閣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又深

送桂州嚴大夫 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方云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　茲地在湘南地閣本作樹在或作近　江作青羅帶補注東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鋩子瞻為之對云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山如碧玉篸祖含切與簪同釵簪也祝曰梁劉孝威詩金篸臨鬢斜　户多輸翠羽家自種黄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馬總時為鄆曹濮等州觀察使

天平馬總軍曰天平　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

魯邦劉夢得天平軍壁記惟鄆在春秋須句之國涉漢為濟東盖禹貢兗州之域而曰威令加徐土者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盖出詩常武閟宮之作云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戚晏偏相憶長謡坐北牕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一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其或作為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作迴朝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逈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逢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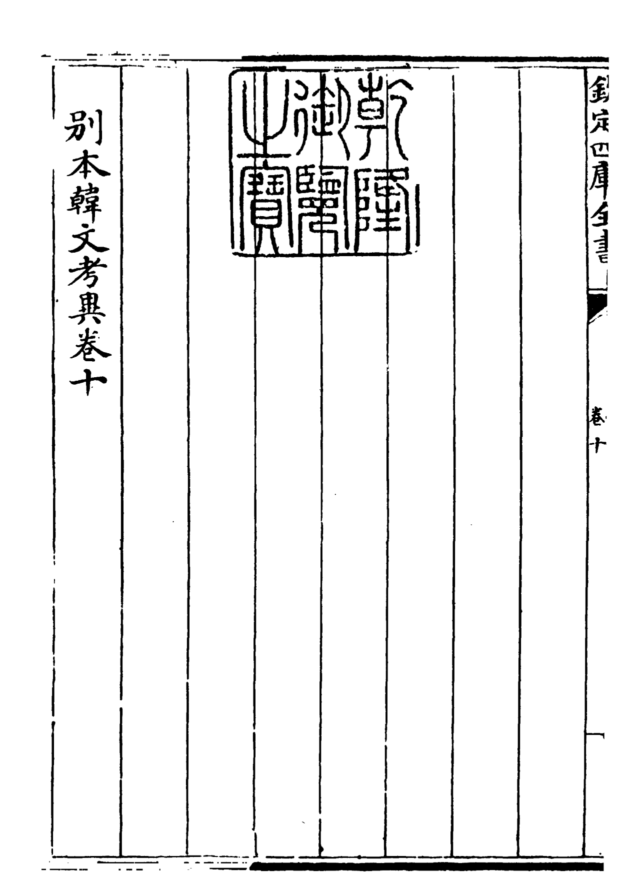
樊曰李相公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復俛寘倣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寘第在城南永樂坊見長安志餘無所見

山公孫曰襄陽記晉山簡為守峴山南習郁有佳園池簡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岩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因和杜謂元穎也天寶三年置

耒耟與姬國輴欙上丑倫切下魯追切書予乘四載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欙輴樊曰史記漢書並作橇音絶欙史記作橋漢書作梮音九足切建夏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歷賒衛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樊曰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是為四真也皆齒列二聖樊曰初太清宮成命工於太白山採白石為玄元真像衮冕之服當扆南面元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亦肩差陽月時之首陰泉氣末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筵庭炬坼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譁噌吰

上音錚下音宏鐘聲相如賦曰聲噌吰而似鐘音宮夜闢嘈囐上才刀切下才曷切祝曰鼓聲東都賦奏嚴鼓之嘈囐鼓晨撾陟瓜切擊也祝曰禰衡爲漁陽摻撾蹀躞而前褻味陳奚取味或作服非是○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青詞薦以酒果用唐制也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録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絶瑕代工聲問遠攝事敬恭加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葳或作婁方從蜀本○孫曰天日以喻君月霞以喻臣杜攝事在人君之側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嗟亦或作匪方云唱酧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一

宋 王伯大 重編

雜著

原道

補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有字）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方作罪云尸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香句切小惠皃）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

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從各杭本云南齊隋梁北齊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必上方有則字主方作王○今按作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

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敎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方通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壹或作湮或作堙方云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壺集韻音咽壺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用湮與壺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

按字書壺壸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氤氲字壹𡰥古葢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方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作掊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

並同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下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

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肌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方作國家天下句下誠皆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

內文或作書或作敎果疏或作疏果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敎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方無其字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方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荅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方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方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為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二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方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

曰義曰智方從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為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切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從閣杭潮本作一也而並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為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襍而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

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方有無字非是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

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為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食音嗣叔向生子伯石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食我字也食邑揚地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姓也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弗殺必滅若敖之族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大字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

人之性果惡乎不憂上或無毋字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敎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敎方作學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

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楊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耳

原毀方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

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方從閣本無求其所以字只作責於己為周公者。今按閣本不成文理而方從之誤矣）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方從閣本作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已）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方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

新不究其舊責或作取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人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方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内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已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

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是之或作如是方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原上或無有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

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作或作仕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方無故字）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

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

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戾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上民字或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有不或作有之為下或無

之字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本或先言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方從閣蜀杭無作字○今按古書篇題多書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復出故且從諸本有作字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馬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問客或作賢席下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某生某任之某死某誄音藟孫曰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任也誄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其為誄令之行狀是也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方從閣本死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世人可也○今按方据禮記是也然誄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套任誄此人復自任於有罪則頗有擇其門地之意而以

詹引之力自多者恐後作何字語勢乃可更詳之任與隷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有之罪一作過曰上或有應字愈曰其之胥其之商其得任與隷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隷之邪任而隷方作計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隷也何尤愈曰茍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

人耶（而可上或有焉字耶上或有也字）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聖人賢人人方皆作之或並有人之二字世出或作世生百歲或作百年乳於或作於字）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其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方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作細或作

一少下方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維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棄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方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圖之殊不可曉當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且微字非是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録作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方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已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

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之慮下或有民字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

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方從閣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茍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噓上或有之字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氣下或有而字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方從閣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

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弗或作不方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醫下或有人字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方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紀綱或作綱紀所以方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

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或作替）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方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四海或作天下）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善計方無善字）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之或作云而無為字非是）

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音期祝云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倛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楊倞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投於公耶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人者二字鳥閣作馬方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閣本訛也即有平脇曼膚祝曰楚詞平脇曼膚何以肥之注謂紂也顏如渥丹美而狠者樊曰左氏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狠貌則人其

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方無獸字邪或作也方云列子包羲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如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方從閣杭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

之閒不以千里稱也或無人字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令之字而食下疑脫一右字馬也方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閣杭本皆脫其真無馬耶五字知或作識而無也字

讀荀下或有子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没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其下或有所能字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黄老於漢或無黄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或作一矣

無楊雄氏而止耳一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時下或有有字不下或有醇字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下或無之字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方從閣無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楊方作雄非是

讀鶡冠子

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曰鶡冠子班固曰道家者流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黄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〇今按方益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至或作至遇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爾雅壺瓠也國語云苦瓠不才共濟而已注云佩瓠可以渡水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壺或作瓠音義同滅方作成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其方作且用之或作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存上方無之字家或作說尚下方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方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二篇云云樊曰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書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者既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讀墨之旨補注或問伊川先生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方從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

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襃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説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一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二

宋 王伯大 重編

雜著

獲麟解

方云李本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疑公因此而作然李翺嘗書此文以贈陸傪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托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書或作載於於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鬛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

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方從閣杭作豈或并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方無也字）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嗟上或有咨字非是）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作去下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

句投徒鬭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黄晁仲詩只從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語官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不齒或作鄙之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句絶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

子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長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曰校本一云郯子下當有數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為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長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子下或有曰字方從杭本云按論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

師說以貽之[學上或有請字方無下余字]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名]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畢或作必畯或作俊方云古文尚書俊皆作畯公陀文石本多用畯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滿巴切][爬或作把方云音義同]羅剔抉[於庚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之不或作]

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不能非是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年方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益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説見下三年博士注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吟或作唫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記或作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焚或作燒兀兀或作矹矹矹之下或有於字觝音底角觸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余切苴所以藉履方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罅呼呀切孔罅漏張皇幽眇呂氏春秋語抗辭幽説閎

意眇旨見揚子雲解難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茫茫或作芒芒障或作停方云禮記鯀鄣洪水音章或無有字沈浸醲郁含英咀華醲或作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徐里切夏姓也姚舜姓也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周誥殷盤佶屈聱五交切韓曰廣雅謂不入人語也孫曰佶屈聱牙皆艱澁也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文方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少始知學勇於敢為

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具或作其或作且人上或無為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言致後動輒得咎躓多或疐方云戴疐其尾說文與躓同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遂或作逐年方作為謂貞元末為四門博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謂三歲為真蓋三年也○今按洪譜則樊說為是當作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三為之說則又誤矣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取方作具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

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盲爾雅杗廇謂之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細木為桷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詩松桷有梴欂櫨侏儒欂音薄櫨音盧三者皆屋上短柱欂一名枅櫨一名楶株儒一名棁字或作株檽椳音隈戶樞闑魚列切門限扂亭點切門關楔音屑門兩傍木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宇工作功方云淮南子曰賢王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梁楝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欄欀短者以為株儒枅櫨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棄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為一飾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音瘦馬勃敗鼓之皮七者皆藥名也玉泉

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泰山少室青芝出泰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蠱毒出本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音迂紆回屈曲貌餘為姸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卓犖或作犖犖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至是弘八字方從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蓋國初以諱避也閣本亦只作大論以正為王以論為倫自杭本也而新史又易守為宗其訛益甚矣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洎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歲靡(與糜同)廩粟(俸或作奉)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從或作而非是)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促促諸本多作役役方云促音齪公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娖娖廉謹娖與促音義通集韻齪下二字皆出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或作其字或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

資之崇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弋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櫱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故以杙自喻）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豨音喜又音希昌陽本草昌蒲注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曰昌蒲味辛溫無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益心智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猪為豨豨苓乃猪苓也已量或作量已非是師下或有不字○今按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方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詛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何居方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

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芳尾切口悱悱也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砣砣苦骨切砣砣堅也用心貌決不可暨方無後字暨或作洎原其始固有啟之者也鬬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怪或作類茫乎天運窅音窈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楥方云籬也欄也字當從木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古冗切孫云莊子曰固扃鐍扃關也鐍鈕也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彊物巨兩二切或作倔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意亦惑矣

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
足歟(野下或無人鄙二字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今詳文勢疑為字衍)蓋以謂不
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句下或有而不為三字○)
(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為字非是)不
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
也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
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方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
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

頸莫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頸或作領）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

圬或作杇方云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今按論語作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方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毋官切祝曰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

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叶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

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問下或無之字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焉下或有而字）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為之者耶（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强字方從閣本作知

已之不可能又無强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復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强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强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方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本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有也字一

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畜或作蓄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鼜方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鼜或當作日覽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方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方從閣杭蜀本云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余方從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曰余○今按方云不為無據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知下或無乎字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烏或作焉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為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識石公操作字

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從也汝不懲邪而呶呶女交切以害其生耶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追諸本皆同而方從閣抗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傳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善方從杭蜀作悖〇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需馬有餘厥聞四馳馬或作然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譽譽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音古憎揜以媒怨汝曽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及其或作其及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

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畧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韓曰王充所為論衡祕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以為談助其後王良為會稽太守亦得其書及濡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鄉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無為字人或作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急方云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鄉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貫得雁門大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或無仲字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

諸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傲或作擱方云傲與傳合州郡會名稱疾不就著論見情矜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舉下或有高弟字。今按本傳無高弟字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方云考本傳當作才韓公三贊未甚致五一語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嗚呼先生一下方有而字

諱辯

愈與李賀書李上方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

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從已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為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有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為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計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或無也字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方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

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蓲與丘同音烏蓲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十字方從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若字方作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其在斯。若字方作孔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音招

又曰裼裘而弔若字方作曾子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方云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為綦又李浩謂杜滌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方云顏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萬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

晒玄宗名隆基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耶字方無耶為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方並作耶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

宦官宫妾則是宦官宫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

曾參者耶官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訟或作譏非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旱上或無之字

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

伯怒兮雲不得止寖寖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暘烏之仁兮念此下

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

豈有其他獨或作將求其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

足飽兮歆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䨥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方無兮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又上或有其字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方作之我今或作今我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

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

下方從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礽至唐貞元未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泛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别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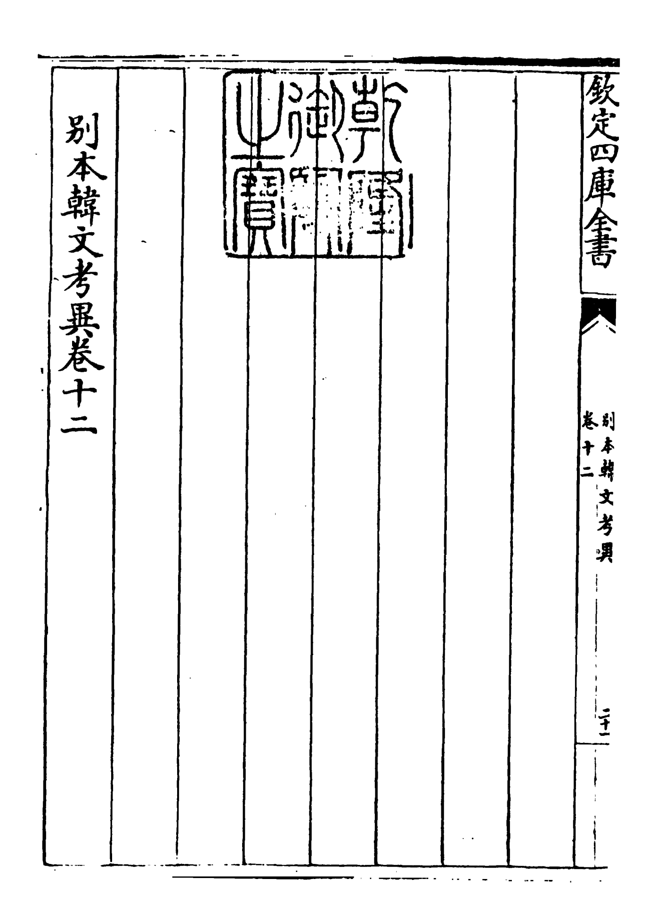
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慈䘏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去下方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從或作率與或作從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

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

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準方作唯○今按準字從水準聲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為喜愠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二